睿申舊夢

文：老馬 畫：李家松

我們又有機會了

當第個舞女「韓怡」後，他們再叫了個。半小時後，桌上祇剩小張與傑克宋，傑克打着呵欠，小張搶付了錢，出「大都會」跳上三輪車，傑克說：

「我送你。」

「也好。」小張說：「你住在愚園路。席到『小江南』來吧！」

「好的，『小江南』前途如何呢？」

「我們是小店，不是什麼大機構，大概沒有問題吧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沒快，他們道別。

半月後，小張在「四姊妹」打麻雀時接到寶寶的電話：

「叔父又進醫院了。」

「他的身體……」小張也有些担憂。

「醫生說沒有大問題。」

「我要不要去看他呢？」

「你是他的小輩，禮說上總要去。而我也必須通知你的。」

「對！你要不要在病房中陪他呢？」

「我提到陪他，他說不要。我們又有機會了。」

「是你的安全期？」

「是的，你今天不必來，明天早晨來吧！」

「我還是來的好，我們一起走倒沒關係。」

「我七點半走。」

「我七點來，再見！」

六點五十五分，小張在病房遇叔父與寶寶，一刻鐘後，寶寶提到要先走，病人說：「如果家裡沒有事，與阿文同走吧。」

「我走了。」寶寶說。

「與阿文同走吧！我要睡了。」

（二七九）

「我剛來呢！」小張說。

「我也沒有大病，此前我倒要睡覺了。」病人閉上眼睛：「你們走吧。」

二六七：希望是猛藥

迷霧 張浩泉

她重作馮婦，似乎只是爲了打發時間、充實生活，事實上，自從丈夫有了外遇，她就下意識地覺得，自己必須獨立，包括經濟上的獨立，要減少對丈夫的依賴。那麼，即使將來發生了什麼不如意的事，她也不至於彷徨無措。

和丈夫分居之後，她對外沒有公開此事，她還等待着浪子回頭。

文慧雖然倔强、好勝，但有時候她也希望得到丈夫的呵護、痛惜，只是，她不會開口去向對方哀求。和丈夫分居，她實在是咬緊牙根提出來的。

底裡她並不想和他離婚。到底，離婚不是好聽的字眼，不是光采的事。

她只希望，分居這一着是一道猛藥，能治愈丈夫的病，能使他幡然悔悟。

可惜，這一次她的算盤打錯了。凌志邦認爲一日分居，婚姻的裂痕已無可彌補了。何況他與周碧珊的情火已越燒越旺。

二七九：滾到七彩

阿占曰：「你老公咁唔生性，抵你制佢！」

李太曰：「阿占，D男人是否一定要滾？」

阿占曰：「咁又未必，一DD喇！」

李太曰：「你呢？你會不會咁？吓？」

阿占曰：「我話不會，你未必信。」

李太曰：「事實係咁，我未聽過人哋老公冇去滾，林太老公仲滾到七彩添。」

阿占曰：「然乎？你老公又點？」

李太曰：「冇七彩都有六彩！」

阿占曰：「咁幾得人驚嘩！依娃，你老公實係去了外國？」

李太曰：「都話佢周時出門咯。」

阿占曰：「我覺得好無聊，咁喇，不如我哋出來消夜。」

李太曰：「點得呀！咁夜。」

阿占曰：「嗟，香港乃是不夜城，個個過了十二點至上床，怕乜。」

李太曰：「現時成十點者矣，我不想出門，如果日頭出開去，咁我成點鐘返去都冇所謂。」

阿占曰：「唔啱我來你處傾下？你話個仔去了外國，得你同工人。」

李太曰：「乜你不怕夜乎？」

阿占曰：「不怕，傾到一點就走。」

李太應承阿占，阿占馬上出門，趁蘇絲未返，行運一步都唔妥。

飛車去到李太屋企，揀了鐘，冇耐菲傭開了大鐵門。

阿占將車駛入去，順手彈了一張紅底界佢。

二七九：放棹湖心吃夜船菜

「你兩個應隨大衆去高山皇帝的大村娛樂場看民族花衣羣舞，還是機會！」其禮扶珮姬登麗坐下，她們問他：「訪問香港，您不去麼？」——「不去，我回曼谷，翠翠同出先生在香港歡迎你們，你兩人以前去過香港吧？」

「只聞名，沒去過呢，是鄉下人啊！」曼麗拉珮姬出至騎樓看湖光——「你爲什麼忽然有點冷淡，可是在去芭堤雅車上，你却熱呼呼的？」珮姬質問身邊站着的陳其禮。他笑說：「須記住，到十八歲後，還保持了處女資格的泰國美人，是比較少的，我如果對你們前途不在乎，圖一時快樂，對我對你們都沒好處！天上晚霞紅了，我們在門口上計程車，下到湖濱吃暴做大陸嘉興的鴛鴦船菜，再登岸在水濱夜市，玩玩新闢的夜市，都是日月潭沒有的。」

他扶她姊妹返到艙中，珮姬嬌嗔向他責備：「不行，你追隨我們已到了這裡，却又裝腔作勢，太不合情理了！」曼麗轉身一下，將其禮一把推倒在大梳化上，哈哈笑着叫珮姬：

「搔他的脅高，搔他，看他怕不怕？」珮姬一聽，躍起一撲，壓在他的身上，曼麗將他恤衫、西褲亂抓亂拉——「嘩！」

鍊條拉開了——「不好！我吃吃吃，我發火了！」其禮其實嘻嘻哈哈，曼麗已坐壓在他兩腿，兩個雌兒四條腿、四隻手臂，其禮仰面朝天，便不出力，亂搥亂求饒——「强姦你，珮姬，我們不饒他，他豈有此理！掏出他的……！」曼麗已伸手向拉鍊縫內亂摸亂掏，其禮喘氣，聞了兩個體香，更是全身無力，只好哀求：「住手，我答應投降——你們的手，先撤出我的科威特！」曼麗這才抽出手來：「我嚇壞了，大哥大！」

她已湊到其禮咀上吻下去，又拉撲珮姬的身子：「你應該克斯他，快點！」——「强吻呀？」沒叫出聲，珮姬已喉住了他的上咀唇。他們只要求：「看看，快，看看！你就是薩達姆，我二人聯軍也不怕！你有飛毛……小腿？」

三人鬧了一會，其禮不再反抗，他溫柔地抱住她們，從外無慰了一會，兩個才安靜下來，坐起了身：「吃飯去！」她們跑入浴室理妝，洗了手，其禮也隨入：「出去一會，我洗手！」兩個人不肯：「你願忌什麼？」其禮已不能再忍，便「小解」放了一次，兩美相視面笑。

門口上汽車，在湖濱選了水電燈明亮的一隻海鮮艇，對面小沙發，中間一張有瓦斯的碳木桌，放離碼頭，在紅黑晚霞中，左右玻窗關好，後艙小妹擺席，船向湖中心開，摩打哇拉拉聲，其禮讓她們坐對面說：「我歡喜正面欣賞！」大家除了鞋，赤足踏在地毡上。

一六四：遍覽石頭灣

在島上的日子，素芬很快樂。

這當然，她身邊有獻民。他呀！現在已是她人生中最親近的人了。

她最先是向獻民學駕駛快艇。她曉得學會駕駛快艇後，便可以隨時來往石頭灣和港九，乃至各離島。

這樣方便做事。

只花四五天光景，她便學會了。會駕車的人學開快艇，較容易上手。

每天早上，獻民都和她去海灣游泳，在清澄的海水裡沉浸一小時，便回到家洗澡穿衣。

石頭灣，不但石頭多，島南島北，有奇岩插水，亦有連水的岩洞，洞裡有鐘乳石，十分美妙。

獻民用快艇搭載素芬，去那些海水石洞裡遊覽，讓她對石頭灣的遊覽勝景，有個底，以後幹起設計宣傳的事來，容易掌握資料。

他帶了手電筒，她帶了閃光相機。當快艇在較黑的海水岩洞裡，他亮了電筒，也亮了發光燈，照耀着，讓她拍照。

素芬拍了一會照後，說：

「多奇妙的奇岩水洞！」

「岩洞外是尖咀角。」獻民說。

「就是你潛水出事的地方！」

「我的潛水出事，和我爸爸的潛水出事，是人爲陷害，尖咀角下面的海底，是港九最好的潛水樂園，那裡水清、珊瑚多，各式各種的美魚游來游去，人在海底，樂而忘返……我們今後搞旅遊之島，尖咀角潛水也是重點節目宣傳之一。」

「就要把愛潛水的人也吸引而來。」

「對了！」

「帶我去看看。」

「成。」

當快艇到尖咀角，遙看石頭灣，倒是美麗的，但海面却看不到海底的世界。

她說：「可惜我不會潛水。」

他說：「等我有空教你。」

她說：「學會潛水，我的眼界更加開闊啦！」

他說：「在我們家裡，只有你一個不會潛水。」

二七九：不好意思

二七九：巧婦難爲無米炊

■王方

李太曰：「冇七彩都有六彩！」

阿占曰：「咁幾得人驚嘩！依娃，你老公實係去了外國？」

李太曰：「都話佢周時出門咯。」

阿占曰：「我覺得好無聊，咁喇，不如我哋出來消夜。」

李太曰：「點得呀！咁夜。」

阿占曰：「嗟，香港乃是不夜城，個個過了十二點至上床，怕乜。」

李太曰：「現時成十點者矣，我不想出門，如果日頭出開去，咁我成點鐘返去都冇所謂。」

阿占曰：「唔啱我來你處傾下？你話個仔去了外國，得你同工人。」

李太曰：「乜你不怕夜乎？」

阿占曰：「不怕，傾到一點就走。」

李太應承阿占，阿占馬上出門，趁蘇絲未返，行運一步都唔妥。

飛車去到李太屋企，揀了鐘，冇耐菲傭開了大鐵門。

阿占將車駛入去，順手彈了一張紅底界佢。

二七九：果然碰軟釘子

坐前排的人這時才輕輕鼓掌，表示對他歡迎。

「尊敬的專家們，」巴倫斯基長微笑地又朗聲說，「這是十分平穩的新型客機，即使各位在做好夢，也絕不會被驚醒的，對不對？希望人人都能做個好夢！」

「是的。」葉利科夫立即答，「不過，我們難以做美夢的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機長馬上問。

「早餐的供應太差了，而且又過了時間，」葉利科夫冷冷地答，「可敬的機長同志，我們餓得快要發暈了，你不覺得這對我們太不關心嗎？」

「哦，哦，是這樣嗎？」機長面露不悅之色，支支吾吾起來，「抱歉，我還以爲你們在招待所已用過早餐了，這實是誤會，誤會，一場誤會。」說完，竟離去，然後步回駕駛艙，彷彿沒有什麼事發生過似的。

「老兄，」巴耶夫目送機長消失，才對葉利科夫小聲說，「你已碰釘子了，他是機長，在客機上有無上的權威，碰不得的，你這回眞是自討沒趣了，哈哈，哈哈。」

「雖然自討沒趣，但已挫了他的銳氣了。」葉利科夫有點不悅，「唉，這傢伙委實不易對付的，這也反映了官場的一些黑暗面，不回來看看，我們也不會知道這些情況呢。」

三：邪門手法混合酒

過去，陳國洪已試過幾次，把女孩子弄上手，又把她們拋棄了。她們的樣子普普通通，沒有一個及得上美兒。

陳國洪心想，目前有幾個人追求美兒，如果不使用一些邪門手段，那是無法可以得到美兒的。

論收入，他不及李偉明，論英俊，他不及張炳文，論地利，他不及黃文生。好在她有過幾次追求得手的經驗，都可以使那些未經人追的女孩子手到擒來，這一次他又使用了他的老辦法。

他的辦法就是灌酒。讓不懂飲酒的女孩子飲兩種面，當酒氣上升之時，便可以任他擺佈，扶上公寓去了。

現在他對美兒又是用這個辦法。去到食店，點了四個小菜，叫了一枝啤酒。

他自己斟滿一杯，倒給美兒半杯，然後勸美兒飲酒。美兒說她不會飲，他叫她飲少少。

當陳國洪飲完了那杯啤酒時，美兒那半杯酒還沒有飲完。他又把瓶中的啤酒，再倒一些給美兒，剩下的全倒在自己杯內，然後再勸飲。他飲完了杯中的酒，美兒則仍有小半杯，他又叫來一瓶三號拔蘭地。開了瓶，他把三分之二的熱酒倒在杯內，其餘三分一倒給美兒，說：「滿一點白蘭地更加易入口。」

何兆泉繼續上下其手，蘇絲道：「這是最後警告，知機者，三字之前放手，我還給你一線生機。一、二、三。」

何兆泉仍然摟抱着她，上下其手，遽嘻嘻笑。

「救命，救命呀！」蘇絲忽然尖聲叫了起來。

何兆泉手忙脚亂，連忙用手掩她的咀，不使她狂叫了起來。

不提防蘇絲頭面一閃，然後張口一噬，咬着他一隻手指，他痛極之時，影响了摟抱用力，而蘇絲兩手肘後撞，乘機脫出，此時，何兆泉被咬的手指，也鬆脫開了。

蘇絲頭也不回，走出後巷，她很快就冷靜下來，拉好衣服，轉到超級市場，買了雪糕回家。按鈴，由菲傭開門，也沒有發現她神色有異。她的表現，一如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似的。

蘇絲回到房間，撥一個電話，找到了麗莎，她說：「上週末在度假屋的情況，你有沒有對人說過。」

「情況沒有說，但當日曾遇到了舊同學。」麗莎說。

「所遇是誰？」

麗莎說了人名。

「那人和何兆泉認識嗎？」

「你的同學何兆泉，對，認識的呀，發生什麼事了。」

「你毗要告訴我，我們在度假屋的情況你有沒有對任何人說過？」

「沒有，我是謹守諾言的。」麗莎信誓旦旦。

城市之光 雛鷹（三）

■匡成

飛機槊過曹達準確擊中既定目標

前後不到一個小時可謂天衣無縫

譚邁標先生：

一九八一年六月七日下午，以色列的八架F——十六戰鬥機在六架F——十五戰鬥機的掩護下，大白天偷襲了伊拉克即將建成的「塔姆茲」一號核反應堆。從飛機起飛到襲擊結束，總共用了不到一小時，然而伊拉克苦心經營達五、六年之久，價值二億六千萬美元的反應堆，却在三分鐘時間裡變成了一堆廢墟。這就是震驚世界的「巴比倫行動」。

從以色列到伊拉克，要飛越約旦、沙特阿拉伯，沿途都有防空雷達，而且反應堆就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東南約十七公里的地方，有很强的防空力量保護，包括蘇製薩姆——六地對空導彈。以色列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襲擊這樣一個目標居然能夠如願以償，自己却無一損失，成功的秘訣究竟在哪裡呢？

爲了在緊張的空襲行動中及時發現目標，以色列在行動的前一年就對目標地區進行了紅外綫偵察。一九八〇年九月，以色列又借兩伊戰亂，用由電視制導的蠢巧炸彈炸開反應堆防護罩。緊接着五架F——十六戰機各投兩枚九百九十八公斤的炸彈將其摧毀。還有兩架F——十六戰機則担負拍攝攻擊全過程的任務。行動以乎一切都天衣無縫，攻擊獲得了圓滿成功。（秦成、新九一五五〇）

上紙兵談 ■文

眞到了目標區上空。

飛機先上升到六百一十米高度並確認目標，然後用一架F——十六飛機投放兩顆重五噸的「空城計」。

一架F——十六飛機投放兩顆重五噸的「空城計」。

一架F——十六飛機投放兩顆重五噸的「空城計」。